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苗宮夜合花 卷九

笑曰：「何事張皇？豈有貧窶如吳某者，尚有海盜垂涎之耶？」一彈指間，此鼓棹如飛之船，已接觸於眼前。其桅巔掛有橫頭旗，巨燈懸於桅桿，燈光映其朱書之大字，曰：「兩江總督部堂某。」凡七字。次尾立船頭，高聲問之曰：「某在此，欲何為？官船中有吏員，一躍過西湖船，堆滿笑容，執次尾手，問曰：「先生為江南名士吳先生乎？某等倉猝來，致驚動左右，幸恕之。督憲欲面先生，以不知文旌所在，委某等相訪。而湘濱漁者，謂先生艤舟，游六橋天竺去，因尋蹤至此。」言次，出總督手書，雙手奉呈。次尾傲然不屑曰：「我吳某一介書生，從未謁轅門當道，胡由識我？即識我，胡至徑通函？豈若曹之所謂總督，又與文字獄，羅至於狴犴中耶？則請行。」吏員詔笑曰：「先生賢者，烏有此事。總憲方將安車蒸輪，迎迓先生。先生幸勿疑。」次尾閱其書，滿紙卑詞，無非為王勸駕，並侑以白金千餅，用佐盤川。次尾蹙額良久，卻之曰：「我今夕至不幸，人以金錢餌我。侮我者，一不足，繼以二。吾聞寡婦思嫁，東鄰西舍，則競以雉媒誘之，以聘錢招之，今茲辱賜，毋乃類是。意者吳某，其有遺行乎？胡肉食貴人，不諒至此也。」反其金，仍告之曰：「若可覆命，為言吳某雖奇窮，斷不受當今顯者恩。吾今夜次起程，赴滇中一併此行，非為吳王，亦非為總督，實為吾女友故。天涯訪舊，勉強走一遭，不消汝總督駕勸也。」吏員固請受金，次尾大怒，擲於地，以足蹴之，唾吏員之面，涎沫橫飛，吏員大驚。使者在旁，示之以目，吏員再拜謝罪，拖頭鼠竄而去。海上漁更，瑟瑟報尾聲矣。雄雞四鳴，東方現魚肚白色，此時畫舫泊岸，次尾遺諸妓。笑曰：「記取梅花開殘，行回海上，卿等晤侯公子錢學士，幸為我寄聲曰：『吳某尋圓圓豔友去也。』」妓匿笑瀕行，秋波斜瞳，故回其首。次尾又招之曰：「卿等須緊記一言，我此行，斷非為應吳三桂召命。滿虜之走狗，不足辱吾趾也。」妓大笑而。及次尾抵滇，吳三桂特派王府長史，郊迎三十里，擬迎請上五華山，辟凌霄宮以館之。次尾謂長史曰：「承公等款接，感謝非常。惟某與貴上，素昧平生，某之來，為陳夫人而來。夫人遠聘餘，為之寫擊窠書，餘猶書傭也。書訖即至，不少逗留，亦何所用招待，築宮辟館，更屬具文。餘性孤高，雅不慣與真人來往，幸為我謝之。」長史敦請再三，卒不肯，正在一迎一拒間，忽有錦衣玉貌之宮娥，騎款段馬，振策如飛而至。函下馬，捧一錦篋，雲奉陳夫人命，貢送吳先生。次尾欣然喜拜受之。揭開錦篋，中有松煙寶器，凡十方，翡翠玉管十枝，有鉅有細，皆上刻圓圓手制四條字。另有丹楮巨函，題其簽曰：「著書錢」下書弟子圓圓恭奉。次尾感激涕零對宮娥，問陳夫人無恙，且曰：「夫人念我而盡我，辭曰著書錢，其名甚正。不才當受之。幸為我謝夫人。餘今承寵召。將有事於筆墨。此藝林珍品，不才亦不敢不拜嘉。惟有一言。僕不願居瓊台瑤宮，但願居蕭寺禪房，庶以適吾天，養吾性，揮灑於墨，較為恬澆精神。更乞夫人俯念舊游賜以良晤，俾得見女仙子玉顏，則此行為不虛，庶以完今生之痴願。不才垂老矣，人生文字交，雪鴻一遇，亦自關前定。夫人下士，幸勿卻也。」言未畢，更有宮娥一人，女冠子裝，緇雷素裳。策小白馬，亦執轡揮鞭而至。傳陳夫人命，雲筵請吳先生，暫屈駕放城西雲濤觀。夫人知先生意，先生性適冷，斯地亦適冷，斷為適宜。先生其居，於是教諸從者，以安車蒲輪輻送先生，以抵於雲濤觀。觀築山溪間，白雲飛瀑，如在上方仙境。老道士數輩，權作東道主。次尾屏去從者，往來惟宮娥數輩。一日次尾檢巨函，重量逾恆，內有白銀五千餅，此即所謂著書錢也。惟彼不受於吳王，而獨受之於圓圓，抑又何故？吾今日當補敘之。閱者憶吳王之命臣也，先擬給以萬金，後卒侑以五千金，而吳次尾擲之金西湖也。亦曰五乾金，視書至此，得無疑雲滿胸耶？此中隱謎，良亦有故。吳王既許給萬金矣。旋一轉念，某固自命孤介者，擲金一事，早料及之，故使者瀕，僅僅給以半數。他日圓圓私問之，吳王笑曰：「卿聰明，乃見不及此耶？」圓圓仍不省其意，吳王笑曰：「區區阿堵物，狂生必不受，或且標使者於門外，故必倩卿書函。以故舊之倩動之，彼必欣然來。候其來也，則由卿親具五千金，美其名曰著書錢，則彼受之為有名，而孤之實惠始及於寒士，卿意謂何？」而圓圓嫣然笑，許王為知意，為得體，蓋王能知美人意，借以知名士之意。昔人謂魏武贈金關羽，贊之曰：「曹瞞可兒。」著者亦曰：「三桂可兒。不得以其人為梟雄，而慨沒其生平之豪舉也。否則圓圓夫人，絕世聰明，寧必嫁此老奸臣憨哉？」次尾小住雲濤觀中，亦既寫擊窠書，書凌霄宮三字，交代已完。他日對女宮女使，堅請謁陳夫人。夫人以有言在先，會與吳王訂約，必不與相見。因胎之書，托言有疾，疾愈當往見，不敢勞先生等語。次尾無奈，快快請行，夫人又遣使挽之不令遽去。次尾不獲已，權時住下。鎮日除觀書賦詩外，喜登山，或適野，憑眺碧雞金馬之故墟。圓圓偵知之，贈以名馬一匹，項領上有金毛，毛作算子形，目光照之，燦然作赤金色，因名之曰金鬃馬。此馬貢自印度夷人，為生性獷悍，頗不受羈勒。吳王有飛龍殿，多善御者，卒莫能御之。今圓圓以馬贈吳王，正苦無王良伯樂其人，為名士掌僕，而義子婁滿兒人見，談次因及馬，深至不愉。滿兒對曰：「臣兒十年前，有一獵友，精武藝，能徒手搏獸，能善御劣馬。今老矣，碌碌不能自振，槁餓山澤間，殊為可惜。」吳王動色曰：「今其人尚存乎？家於何所？」曰：「在臣兄家，現充教練長。」王罵曰：「小犬子，汝殊不知乃公意。乃公不嘗言。邸中之僕夫，欲得人而掌之耶？汝既有其人，胡為不告我？」滿兒起謝罪，誠惶誠恐曰：「此老叟，山野齷齪，弗諳官家儀節，胡能見父王？王又罵曰：「小犬子，真汝臭未離，天下寧有馬夫，而嫻官家禮者耶？且廝養之人，又胡必使之嫻禮節，非生於山野，更胡能駕馬而獵獸？汝曹生而富貴，乃童騃若此，真真糊塗。」言次，哼以鼻，亟命之召之。

獵叟於是舞蛇丐，一變而為教練長，再變而為王府僕夫矣。召見之，與語，大悅。掀髯笑曰：「老夫十年前，戍關外野島中，亦嘗立馬高峰，射殺白額虎。乘戰馬，縱橫沙漠，自謂馬上英雄。今年鬢高，髀肉復生，殆不能如少壯。若春秋幾何矣？」曰若干。王曰：「我長於汝，而膂力或遜於汝，汝能獵耶？」曰：「非曰能之，顧貧賤食力，匿居深山間，以是為生涯也。」吳王大喜，先命掌百獸圈，繼命掌牧馬，最後命之服役吳先生，而為之飼養其金鬃馬。叟亦暗喜，喜其後此之歲月，易於接近吳王也。疊執役於雲濤觀，侍次尾，忠且勤。次尾奇傲，鎮日不出一言，況在廝養，尤卑賤之，意此輩槍荒，無可與語者。一日步出荒山，雲搏觀之左側，有瀑布懸空而下，其勢如萬馬奔泉，雲氣翁翁四週環繞之。水與石相搏擊，飛濺若玻璃花，夕陽倒照之，幻作一幅水光雲錦圖。喟然歎曰：「餘嘗觀錢塘江上之秋濤，壯且闊矣！灑然觀止矣！然未若斯之雄奇變化，山林逸趣，不圖於此地得之。梟雄割據，胡虜縱橫，殊負此名山矣。」又歎曰：「圓圓給我，牽牽老夫以至此，文字之債畢矣，又不令放行，圓圓不念我耶，胡為數千里外，招邀一野鶴？圓圓苟念成耶，胡使我閉關遠來？從前之玉鬢雲鬢，紅袖添香，碧面讀書，平生膩友，竟不得繼見。此又何說者？噫，其病耶，其非耶？抑車笠故人，往時西子湖頭，言笑晏晏，今則侯門似海，視我等陌路簫郎耶。噫，圓圓非他人，嘗不以貧窮交易。其所以遲遲不我見者，意受逆藩之專制，舉動不克自由耳。」念及此，搔首蜘躄。泣數行下。忽聽紅樹綠蕪以外，有蕭蕭徵馬之聲，其聲淒以悲。雜以野老山歌，嗚嗚如猿啼鶴唳。次尾鵠立以聽，毫髮為豎。復前行數步，從屋角窺之，窺見獵叟，坐楓樹林下，紅葉如茵，臥而枕以石，拍髀作苗歌，其聲嗚嗚然。高亢蒼涼，使人聞之酸鼻，俄而馬復嘶鳴。一馬鳴，眾馬皆鳴，振鬣奮蹄，哄然相鬥，甚且脫韁而奔。同時金鬃馬吼然一聲，聲振山河，萬馬皆啞。獵叟蹶然起，吹口作嘯聲，金鬃馬立止其聲浪，戢兩耳，帖然伏。叟則出其黑毛之手，撫馬鬃滑而柔。大類胡姬之金絲美發，叟謂馬曰：「馬乎，汝生不逢時，乃流落南荒，供韃虜藩王驅策。」言至此，左右顧，咋其舌，顧無人，則亦喃喃復語曰：「雖然，汝猶不幸之幸，為江南吳處士所乘，汝之命運，尚非至劣。」次尾聞而怪之，念此叟，當非常人。胡黜吳王而獎我，彼廝養賤役，烏知我為何如人？咄咄，奇甚，獵叟言曰：「餘年近古稀矣，閱世閱人，不知凡幾。我以為嶺南鄭蓑庵，能抗逆藩命。一抗平南王，一抗平西王，錚錚氣節。自足千古，並世殆無其人。今又有江南吳次尾，視吳三桂如無物，此君可謂倔強。吾得而主之，雖為執鞭，所欣慕焉。假使老天憐才，使嶺表鄭蓑庵，與江南吳次尾，兩人握手，聚於一堂，寧不為濤觀生色，而進窺滇粵？戡定中原之大業，雲龍風虎，其庶幾乎。」已而歎曰：「餘出山日久，迄未得當，以報知交，落拓風塵，乃為人牧馬，時方多難，歲不我與，且將奈何。」正歎歎欲絕間，忽有從其後而擊其肘者曰：「哦，汝忒大膽。指斥大王之乘輿，汝一顆老頭顱，行將墜地矣。我拿汝，同謁大王。其速行。」獵叟猛吃驚，

急探懷，出彈丸，逼迫一聲，向後而疾擊之，詎被擊之人，本事亦不薄弱，以鐵柄之紙扇，格而拒之。鏘然轟鳴。火光進裂。雙錯愕，急翹首而視之，非他人，吳次尾也。亦即落落一身之居停主人也，尤出意料外。倒跳十數步，隆隆跪於地，叩首請罪曰：「小人槍荒，罪該萬死。惟主公憐而有之。」次尾鼓掌大笑曰：「老英雄，亦作叩頭蟲，向人乞命耶。吾戲汝，汝勿驚也。」爰掖之使起。四望無人，戒之曰：「寧多大年齡，為人謀大事，而疏忽若此。此何處？若何人？向虎頭門覓，汝即不自愛，汝不顧我性命耳。來來，我有要言須向汝詰問。」牽其手，便並入於山齋之復室。復室者，次尾用以塾居者也。

次尾權文書，亦習武事，觀於鐵扇子而知之。長日駐觀中，上半日操觚，下半日演武。而王耳目眾多，恐招彼忌。乃潛藏復室中，個裡乾坤。非外人所能窺測。雙既入，次尾反扃之，低聲問曰：「若何人？彼此間我一流，幸袒懷告我。」雙末答。又問曰：「若胡為識鄭蓑庵？雙曰：「此老拙生死交，胡為不識。且主公亦耳其名耶。」次尾笑曰：「寧止識之，蓑庵亦吾生死交，若知之否？雙大詫，半參疑信，惟雙目炯炯直注視其面。次尾曰：「餘與鄭蓑庵，曩者神交十載。惟以文字聲氣，搖相推離。去年蓑庵游江南，始得相見，遂成莫逆交。嗣是出入金閨門，謀不利於江督，我二人瀕死者再，而卒獲生存。後蓑庵返粵東，音問遂隔絕。南中諸遺伏，有知蓑庵之入粵，幾被戮於尚藩。去而之滇。不審近況何似，故某之來，固應陳夫人之嘉招，亦謀所見蓑庵地也。吾兩人香火情，不妨為汝告，然汝亦胡能與蓑庵交，且曰生死交，此又何故？」獵叟察其語誠，亦徑以告之。次尾大喜。作而曰：「蓑庵遇苗土司，大有所憑藉，復得雙勸助之，此行為不虛矣。然吾輩同是排滿黨人，將何以策其進行，使英豪濟濟。聚首一堂，是任也殆石叟不可。」雙沉思半響，漫應曰：「此美事，容圖之。」自是兩人訂交。陽為主僕，陰實黨徒，其商翦滅吳至之策，獵叟能馭弓，兼能馭獸。一方作次尾僕夫，一於兼吳王苑吏。苑吏者，畜禽飼獸之官。蓋凌霄宮內，有廣場，四週以鐵網敷之。豎鐵柱，至堅固，能蔽虎豹深山驚獸，應有盡有。維時印度人貢一赤獅，高四尺有半，長亦等之。赤毛茸茸，蜷曲如算子。厥聲如銅鈴。吳王命畜諸苑，一次獅突圍而出，未及一句鐘，乃跑至黔省之貴陽某山。黔吏載獲之，仍用鐵押囚之，解歸滇者。性獷悍，不馴服，時時爪破其鐵枝。怒吼之聲，震駭宮闕。吳王患之，適是時獵叟入見，受命掌獸圈。王問之制獅之術，叟笑曰：「制惡獸，如制惡人，道在知其性以通之。所欲給之，所惡避之。天下無論何種物類，皆有相生相剋之生理我能生之，亦能克之。彼烏有不馴服者？王大奇其言。優以苑祿，命設策以制獅。不三日，果寂然，不聞吼聲。後宮妃嬪，始得安枕臥。

王於某日下令，擢明晨，偕陳圓圓夫人，及寵妃等若而入。幸宮苑，觀百獸，預先告戒，命苑吏布張，苑吏乃剪採花。傳為金鈴。十步一繡幡。五步一錦帳，選馴鹿，駕小車係銅鉦播羯鼓。清塵灑道，以待大王之臨幸。日初出知。錦霞五色，繚繞五華山下，白鳥唧唧而和鳴。一若預知人意，以歡迎六宮人之粉黛者，吳王頭戴弁冕。前後十二旒，仿古代王者之冠，身著黃色團龍之袍，腰圍玉帶，綴以寶石。腳登珍珠玄緞靴，坐十六人同扛之鑾輿，小宮監數十名。一對對皆脂唇粉面，鮮衣怒馬，馬蹄得得，自凌霄宮扈從而出，以至於苑獸圈。及苑內，王及陳夫人，暨妃嬪數十人，下輿步行。分花拂柳，歷幾許瑤階玉砌。杰閣巍樓，抵一綠草平蕪之大地。改乘羊車鹿車。衛士當先，皆持刀斧，拔弓箭。呵道前行，諸妃繼之，陳夫人繼之，吳王自殿其後，若將弁，若干兒，若長史，行列如魚貫。又次之。人一更衣室，王乃卸去黃袍，改獵裝，矩衣勁服，亦背刀矢囊，手握寶劍，陳夫人獨不改裝，仍著女冠子緇衣，自餘妃嬪宮娥，皆一律改穿緋衣，禿袖蠻靴，背絕細雕弓，手執小畫戟，英風颯颯，簇擁住一個豐鑠蠻王。同時獸圈之外門，有詭服異裳之老兵丁，頭插雉羽，手執長矛，鵠立於道左。鞠躬喝諾曰：「小臣迎大王寶駕，大王萬歲。」王頷之，傳命免拜跪，揮之使先驅。叟乃導吳王乃諸妃嬪，遍遊幸行於宮苑，抵獸圈，開其外層之鐵檻。或用手招，或用口嘯，以示意勅勒於猛獸，命之跪則跪，命之拜則拜，命之舞蹈則舞蹈。最奇者，有金絲壽星猴，左手捧蟠桃，右手搖彩幡，金碧顯繡，榜示大字，曰聖壽無疆。又有百猿成群，壘小石，成寶座形，舉其猿魁，凡十數頭，手扣手，足挽足，縱橫參錯，成水王字形。登其寶座上，其餘小白猿，群歡呼鼓掌，如山呼萬歲，以物類像人形，暗寓頌揚帝制之意。吳王大喜，其容有霽。群妃皆笑，嫣然展其狐犀，獨圓圓夫人愀然不懌，穆然深思。吳王謂之曰：「物理學者，此自關大王殿下，功德巍巍，化及萬物古之百獸奉舞，鳳凰來儀，以古方今，大王應天順人，直可駕唐虞而上之。夏禹之驅龍蛇，周公之誅虎豹，周文周武之歸昌賀世，白魚躍舟，弗足數也。」垂長某史又進曰：「靈特應時。是曰符瑞，秦穆公之興也。西戎之地，分野屬古滇，碧雞金馬之祥。小戎駟之盛，秦革周，大一統，遞嬗二千餘載，其則有真人白水，應運而興者乎。載景福，展皇圖，舍王無莫屬矣。」圓圓夫人附耳密陳曰：「臣妾必蕩。若有惕於水淵，弗審是也何朕兆？昔司馬相如諫獵，有千金堂之戒，用戒非常，日將中笑，僕夫況瘁，盍歸休乎。」吳王掀髯笑曰：「夫人膽小，深居簡出，白物無所睹。今蒞此，悍鳥驚獸，或震蕩夫心，然而孤在此，虎賁之上，穆穆布列，警備至森嚴，無他虞。」於是六宮粉黛譏嘲非難之聲，嘩然四起，竊竊議陳夫人，謂其怏怏怨訕，至無禮衷。吳王顧視左右，天顏之不怡，此時各人耳朵裡，忽聞轟轟厲厲，厥昔如巨量之銅鉦，咆哮怒號，變震山谷。群妃驟色變，吳王駭然而卻步。獵叟鞠躬進曰：「大皇勿驚，赤獅聞大皇將至，歡呼動天地，小臣已止之矣。」言時，手扶一角之小紅旗，向獅子，指而麾之。獅子戰慄，俯伏於平蕪金埒，如接駕狀。吳皇始鎮定不驚，傳諭妃嬪曰：「此赤獅兒，印度人所進貢方物。毛赤而澤，異於常獅。獅吼耳，弗足驚也。」獵叟乃投身入獸圈中，彼不知有何魔術，群獸莫敢近。叟之所至，逡巡而退後，或搖尾如馴犬，吐舌舐其足，仰鼻而嗅之。吳皇大異，諸妃嬪動色相顧。叟乃牽獅如犬，牽之使至於草場。場之中心，有巨銅柱，其端有銅環，貫以小兒臂大之鐵鏈。牽之以係獅，叱之，使勿動。又取鐵茅一枝，其端刺一雄雞，舉以示赤獅。獅昂首，向雞而噓氣，雞之毛羽，紛紛落地上，彼則用潛力一吸，雄雞入巨吻中，倏忽不見矣。而獅之唇頰喉嚨，略無力咀嚼狀。觀者大以為奇。叟更取鐵棍一桿，桿之末，刺黑犬一頭，乃舞之以作勢，欲前且卻，欲與且斬，持其棍而旋轉，飛花滾雪，簇簇若戲以龍珠。赤獅之饑涎，絲絲如雨下，俄且不得食，卓玄如人形，高拱其兩爪，爪黑犬，犬未得。叟跳躍如飛仙，獅震恐，憤擲其身，踴至高，覓及銅柱之銅環，一爪攀之，僅搖搖欲折。獅大吼，距百步之樹林，生葉為落。觀者皆汗下，宮娥人等，有慌做一團，彼此相擁抱者。叟疾聲喝獅，獅又寂然，伏於草場上，頹喪如伏犬。此時叟乃執棍，舉黑狗，於近之，獅噴氣咻咻，狗毛亦剝落，伸舌一卷，黑狗膏其牙，若朵頤翕張，須臾，連毛帶骨，入彼腸胃中。觀者至是嘩然，競拍掌相笑。陳圓圓夫人，亦不期而展笑，歎獵叟之神技得未曾有。繼此而叟之進食，牛肉十數斤，豕肉十數斤，曾未能果其獅腹，而食料已罄矣。叟於是卸其外衫。蠻衣禿袖，緊縛其冠纓，頓地一跳，把手一拱，宣言於眾曰：「怨小臣無狀，會當騎此獅，跑曠野一周。小臣在此，決無他虞也。」乃騰身而上於獅背，解去鐵鏈，縱赤獅，使自由。獅欲絕塵而奔，叟猛舉毛拳，擊獅頭，獅著痛，不敢動。叟立掣其項毛，故弄狡獪，或立或臥，或蹲或跪，既而目光驟變，視線直注於吳王。突放手，獅狂奔，奔向吳王所在地，眾人大驚而啼，自相踐踏，而吳王僕於地上。叟喉獅，使噬之，赤獅之吻，幾及吳王之咽喉，猛力一噬，危乎險哉，某間不能以寸。忽有槍聲崩崩，自人叢中自遠而發，蓋衛士夾住吳王，皆挾槍。此槍為康熙年間舊式，略如鳥槍，然不能命中，不知何人所發？剛中獅之耳，獅負痛，舍吳王，向煙燄直奔。獵叟僕於地上。更有衛士多名，銅錘鐵義齊下，仍不足以御獅。此時吳王獲救矣。有小臣負之，走於山坡之茅亭。陳夫人步步隨之，疾呼曰：「王之腰，韜寶刀毒矢，曷射之？」王大悟，急拔箭，挽弓而射之，呼的一聲，矢乃貫獅目。矢有毒性，獅立僕，狂嗥而奮擲，擲於半空中，迨及地，僵且殞矣。獵叟知失事，飛立於人頭上，履之如平地，向外直奔。吳王復射之，中其指，雖不死，亦隕於溝中。衛士暴怒，欲以亂槍轟殺之，吳王以口傳呼曰：「勿發槍，生致之，孤將寸寸磔其肉。」衛士乃改用鐵鉤巨錠，擒而縛之，發往重牢。下令回宮，王受驚特甚，狡起病，圓圓夫人侍左右，躬親看護之。病間謂圓圓曰：「悔不聽夫人言，幾陷不測。彼司馬相如之諫獵，千金垂堂之說，信不誣也。」因命解放獸圈，盡縱之於深山。召集滿兒，問以攜薦獵叟之罪，是否合謀主使，以危乘輿？滿兒叩首對曰：「父王睿鑒，天下雖至愚，斷無有串召外人，以圖害其至親者。況臣兒受恩深重，有何不嫌，而謀為不軟？即不為一已計，獨不為三族計耶。」於是王之寵妃，有為滿兒緩頰者，主遂置不問。亟使人囑次尾，次尾方蹲石上，據盤匱濯足，以指甲剔其垢，且剔且自失笑。引吭高吟曰：「振名千仞岡，濯足萬里流。」又曰：「縱使高歌泣鬼神，終當餓死填溝壑。」因以手掬水，激之使過頰，沾濡淋漓，衣襟盡濕，霍然笑。足立盤匝，振衣而起舞，其人於罵隙窺，匿突良久，走報於吳王。王大笑曰：「此儉有狂疾，書呆子朽廢至此。尚能畜死士，

以謀危朕躬耶。」告圓圓相與捧腹。圓圓曰：「大王太疑人彼何嘗識僕夫，大王實屍之。」吳王一笑而罷。

閱者諸君，尚憶本書主人翁，其人曰鄭生蓑庵，別來無恙，又將出幕矣。大化山之苗王土司，其名曰石叟，為生掛之名岳丈。前文已言之，彼之籬舍陋巷逆旅也，孫代生偵探獵叟，而堅囑生以勿出，以三日為期，必當返店。獵叟縱赤獅，危害吳王，以至失事，發下重要監牢。石叟偵知之，屆三日期，歸報生。詎生救友之心急，競不遵叟約，先時而出店，不知何往。石叟大吃驚，復出訪查，四無蹤影。久候數日，更如針沉大海，渺渺茫茫。石叟固能直接見吳王，出入平西王府，上下人等，皆之耳目靈通，非他人可比，乃出其旁鉤側刺之手段，總總無效。咄咄鄭生，殆去死不遠矣。石叟大窘，計不如趕歸山中，報知冰娘，（按即叟女）前來搭救。此是後話。吾今用補敘生之落難矣。生出逆旅中，既改姓名，易容貌，偽作小販，詣磁器肆，購磁器多種圖以竹篋貯之。篋有耳以繩絡之，可以負於背。更買雕刻物事之斬鑿刀，制一小招牌，榜其文曰：「陶齋精雕名磁。」凡七字，身著京烏衫褲，足登革履，宛然一個波俏的賣貨郎，週遊城市。凡官署武營各機關，罔不有生之足跡，有時天陰日午，跑路既多，腿力不繼，則息肩於玻林下，出小刀子，揀一兩種名磁，刻詩畫其上，用為消遣光陰，亦藉以掩人耳目。蓋生本雅士，此種雕鑄小技，夙已能之。手術極精良，彼居滇日久，口操雲南土音，至為純熟，故難在亂世戒嚴時代，土人皆莫疑之。彼與土人語，時時鉤稽吳王之近事，與捕逮黨人之奇案，卒不得要領。蓋獵叟失事後，吳王嘗以手詔禁宮中近侍及承審官員，勿得洩漏，故詭譎習熟如石叟，始能偵之，而鄭生不能也。

某日負磁器出東郭，時將暮薄，夕陽作淡金色，燦然耀目，乃隱隱反射於山溪。溪聲激流涓涓鳴，如琴築，清音至可聽，而群山萬壑，且其鬱鬱蔥蔥之佳氣，銜五華山脈，蜿蜒而來噫，此何地？則即前文之所謂雲濤觀也。生背負竹篋，額涇涇出汗，出素巾，拂拭之。在勢以書生長行，服勞負販，當非其所在。辛苦殆弗勝，然而生乃優游，一路仰眺山光，俯聽泉韻，不覺行近古蘭若中，即雲濤觀之山門地點也。忽聞半天起笛聲，嗚嗚然如龍吟，如虎嘯，其聲淒以悲。生傾耳聽之，此心怦怦大動，念此地胡得有此聲？咄咄，大奇事！又自語曰：「此為鐵笛之聲浪，吾信滇中樂部，無一人能吹之。即能之，無如時之悲涼激楚。是聲也，惟吾江南老友吳某獨能之，然吳某烏能到此者。彼固黨人，亡命江淮間，落拓與我同，萬里越關山，履此險戲地？咄咄，真奇事！吾不可不偵之。」雖然，雲濤古觀，原為方外境，惟自吳王開府以後，已圈為禁地。圓圓夫人，歲時令節，輒而臨幸此間，燒香禮佛，汲山泉，泡清茗，時作竟日遊，以故守衛森嚴。行客過此，如踏蓬萊宮闕可望不可即，生欲踵門，殊非易事，一涉足，歷階升，門前有滿洲兵，凜凜如厲鬼，疾聲呵之。生卻退兩步，既而從容為曰：「老將，恕我冒昧、我負販，日暮至此，叨渴甚，擬覓一盞清茶，無他意也。」滿洲兵立舉槍，攀機直指之，生俯首行。縱聲狂笑曰：「老將戲我，乃欲以彈丸餉我。我知老將仁慈，必不擊我。蓋擊此小羊，有何意味！老將，勿相戲，我孝敬汝酒。酒香冽，殊可人意也。」言次，止步勿進，出酒一瓶，亦以磁瓶載之，更出磁碗，巨可容一升，注酒滿其中。酒香散林薄，兵引鼻嗅之，饑延欲滴，立收其槍，鏢之柄甚長，隆隆插於地。擗笑曰：「那小廝，忒知意，乃以美酒獻老子。老子不擊汝，不用慌，不要忘，來來，拿酒來。」生暗自好笑，愈勉為孝敬歡愉之狀態，雙手捧巨碗，進於滿洲兵。兵有頭目，按之而牛飲之，遍以飲諸兵。飲訖，玩其竹篋之磁器，有悅目者。生窺意，揀三數事，慨然奉贈之。兵大喜，加拇指於生額，獎之曰：「好小廝，知人意，但汝雲吻渴，胡不自飲？而乃以酒飲我，殊過急不去。小廝，汝欲得茗乎？」生笑應曰：「然。行遠而口渴，飲酒不如飲茗之良。」兵笑而哄應曰：「然也。」引生入觀，呼道士出，以茗飲之。生亦痛飲苦茗，且飲且揮扇，用自舒其備。坐既定，笑央諸滿洲兵，為之響導，入遊觀之別墅。兵曰可。掖之以遍遊諸上方，斯觀也而積至廣，幽深曲折，以山為垣。山石皆峭削嶙峋，累累如鐘乳。千尋瀑布之水，懸空而下。相激相蕩，大類鞞鞞鐘聲。滿洲綠營兵，蠢蠢如鹿豕，導生入內，繞迴廊，登危樓，天然石梯，上陟崇巖。生之目的，志在窮笛聲之所起，乃經歷幾許禪房丈室，除一五緇流追侶，此外絕少閒人。生固疑其為次尾，即非次尾，係同聲相應之黨徒，故尤不敢動問。心生計，謂滿洲兵曰：「吾負販，跑腿跑不了，肚子饑餓。老將，吾欲解腰纏，煩勞君等，為我殺雞作食，其可乎？」於是出銀餅，凡三數枚，作慷慨狀，以授滿洲兵。兵固從饑鬼道托生而來者，歡呼拍掌，為適市，購兔肩雞子，及麵條包各等，歸而烹飪之。其氣蓬蓬然，供以巨瓦，捉生臂，使團坐，黥吞虎食，飲且醉。拍髀狂歌，歌雲南之俚謠，生亦暢飲開懷，謬引為知己。酒酣矣，生忽聞馬嘶，蕭蕭淒咽，北風獵獵和之。猝問曰：「此地胡有馬，君等壯士，喜乘堅策肥乎？」兵曰：「否。我為何人，胡能乘馬？即乘馬，胡能乘此佳馬？生愕然，又問曰：「吾不信此間有佳馬。吾負販遊人間牝牡驪黃，吾見馬伏矣，馬未必佳。」兵乃嗤之以鼻曰：「若何知？死大王龍殿之馬也。馬之超群軼倫者，為金鬃馬，當世少其倫。大王愛馬，尤愛斯馬。馬有金鬃項領有毛，光燦燦，若金絲，性異絕，天矯如游龍，僕夫圍人，無有能制之者。若眼眶子窄，曾見若干馬，而敢謂此間無馬耶。」生駁之曰：「既有之，大王胡弗御，而豢之於幽闕寥瓊之境。是問非他，道士觀耳，孰能豢之？而孰能馴之？老將，殆欺我矣。」兵等皆醉，語言漸失檢，率爾對曰：「大王愛馬，尤愛士，前月有骯髒書生，自他方來，大王聘之，為寫凌霄宮三字，寫訖稱旨，遂辟觀以居之。賜之以名馬，齎之以僕夫，其僕夫。」言至此，截然而止。群兵以目懾之，使不敢盡其詞。生大疑，益步步留神，以探聽此書王僕夫之名氏。既醉矣，生佯為嘔吐，倚於石柱，為勢若不支。兵乃拍掌揶揄之，群嘩笑曰：「賣貨郎醉矣，拊之橫西廊，有稻稿，席地為臥處，讓其一以與生，使安睡，而置磁器竹笠於其旁，所以報酒食之惠也。」

半夜，生潛起，窺諸兵熟睡，蛇行而出，繞迴廊，經佛殿，出後角門，有一菜畦，雜野花其中，荒廢殆無人跡。維時風高月黑，樹聲呼呼，遠遠見粉牆矮屋，瑯玕翠竹，掩映當窗，中有燈，半明滅如豆，然燈光搖搖不定。心異之，即欲探究竟。行近矣，咄咄，窗內乃有人，背窗而坐，伏為案，似作字，如圈點然。既而俯唱低吟曰：「人乞酸餘羞妾婦，士甘焚死不封侯。蓑翁為隔竹林。」燈影模糊，其人恰背窗，面目廬山，一時未能辨認。自語曰：「此宋邵堯夫清明掃墓詩也，突兀離奇，牢騷抑鬱，與杜牧清明時節一首，纖逸與悲壯，自爾不同。然此間何來此人？乃蕭寺哦詩。與我南京落拓時，彷彿相似。噫，吟杜詩者此人，吹鐵笛者亦必此人矣。」幾欲隔窗而呼之，忽聞放聲高誦，其聲瑯瑯然，讀至「蕭蕭兮易水寒，壯士一去兮不復還」二句，其音高以亢，淵淵如裂金石。又誦曰：「荊軻雖從於酒人乎，然其人沉深而好思。」此語未完，淅瀝一聲，燈光乍暗，讀聲亦中斷。其人咄嗟曰：「燈花爆發，乃阻我清興，殊可惱也。」既而笑曰：「我方讀刺客傳，豈亦有第二之刺客，深夜來相枉顧耶？若然，差甚破岑寂。」言未既，突有破扉而入者曰：「有一不速之客一人來，餘為第二之刺客，貿然枉顧君。」其人亟起立，拈案上利器，力拔而高舉，晃晃如冰霜，咄咄，此何人？此何物？蓋次尾方讀夜書，聞惡聲，立警備，是物也，鐵而扇也，抑扇而劍也。次尾曾一度用之，著者稱文事兼武備。閱者亦記之乎？一矯首問，瞥覺來者太陌生，烏衫窄袖，酷肖賣貨郎疾喝曰。其人退數武，吃吃笑曰：「次尾，勿作戲我也。」次尾聞呼其名，則大驚，維時燈光大明，毫髮皆現。次尾失聲曰：「噫，汝耶？」蓑庵亦失笑曰：「汝耶？」彼則用劍指一指，注目不少瞬。良久良久，次尾大笑曰：「汝來，甚善。」遂擲鐵扇，子徑執蓑庵手，回身走於粉壁。壁隆隆然而開，二人倏然入。入者何地耶？雲濤觀之復室也。粉壁上有機關，按之而即辟，次尾洵異人，故隨地皆異。蓋夙昔與獵叟訂交，而密謀於此者。次尾詬蓑庵曰：「君亦太寡情，金陵一別，地角天涯，生死不相聞問，何其恕也？蓑庵歎曰：「次尾，汝烏知之。餘自返佗城，災難重重，頭顱幾不保，何暇作寄書傭？然君也亦太離奇，胡為蒞於斯？豈君有護身符，抑有隱形術耶？」次尾因問嶺南同志，近況何如？有何舉動？蓑庵太息，搖首不言，既而扼腕悲吟曰：「網羅世界皆險惡，群龍戩翼將安之。」相對寂然，不覺淚下。蓑庵為訴往事，言陳子壯張家鉅屈大均陳獻野等，或首義喪師，或臨危殉難，而何不偕兄弟。召集志士，潛隱於橘柚村之不去廬。下走廝身其間，事泄被擒，幾隕首於羊石，次尾以手擊桌曰：「天下不祚朱明，南北兄弟，同茲厄運，亦舉兩江烈士之殆難史。屈指數之，累累如貫珠。」相與歎歎不止。次尾忽正色曰：「吾兒忘問汝，汝有忘年友，其名曰獵叟者，君果識之耶？」蓑庵變色曰：「某何止識之，此某之生死交也。某之冒險入滇，良為彼故。獵叟乎？今何在？」次尾慘笑曰：「君來遲一步，否則當相會於此。今則不然矣，鐵鎖琅璫，牽向虎狼監獄矣。」蓑庵曰：「彼入獄，我知之。但彼緣何入獄？獄於何所？我正欲訪之。不期而遇君，君必知其詳。」次尾具告之庵庵曰：「叟，誠愚，忒輕舉妄動，叟能縱獅以殺之。叟不能脫身而逃之也。且

戮吳藩一人，彼耄老，何能為？而彼之悍將謀臣，雲集五華天下，能一盡殲之乎？甚矣叟之不智也。」次尾歎之曰：「不然，荊軻入秦，所刺者秦王耳。秦王苟被刺，國必大亂，蛇無頭而不行，諸侯蠱起而乘之，天下事未可知耳，滇中坐大，惟彼夜郎，餘皆廝養義子，姦淫昏暴，其何能為？叟以老命博之，下此孤注，殊值得也。」庵菴猝問曰：「聆君言，君之來也。圓圓夫人賞招之。然則圓圓夫人，彼能庇君，亦能為君成大事乎？」次尾搖首曰：「此語誠難答君，蓋彼自彼而我自我也。」菴庵笑曰：「圓圓與君，有情正自不薄，彼能召君，且袒君，獨不能助君偉舉耶？」次尾色變。捕而曰：「婦人見且難，何有於助我？」菴庵曰：「此一節，當君諒之。圓圓侍逆藩，如身陷虜中，舉動何能自便？況彼逆藩者，明知圓圓為君之膩友，此一塊禁癩，胡能與君同味？」言已，吃吃笑。次尾懊喪殊常，默不一語。菴庵旋歎曰：「人生實難，忽論為巾幗，為鬚眉，分道與馳，各走極端，無非為感恩二字。我輩之為勝朝，固世受勝朝之恩也。彼圓圓之為逆藩，亦身受逆藩之恩也。既以身計人矣，又焉能再為別一人，為破室毀巢之舉？圓圓今日，其感慨悲憤，殆無異於吾人，而惜夫吾人之不及見之也。今當籌救叟之策矣，足下有何奇策？願聞之。」次尾曰：「吾准未出山門半步，然吾已秘密函請圓圓，為之營救，彼亦懼禍，函復我，勸勿於與其事。否者，兩敗俱傷，禍將及妾云云。今宜計出萬全，萬勿躁暴，蓋以匹夫而與王侯敵，如虎狼然，彼捕兔，入口中，而我欲奪之於口中，非用計不可。容徐圖之。君住居何處？幸以告我。」菴庵告之，堅訂後約而別。著者今當從省文，簡稱菴庵曰生，閱者或當諒之乎。